

达州作家首次摘得全国散文类最高专项奖

本报记者专访获奖作家蒋兴强:你若假来它更假

□本报记者 郝良

6月24日,备受关注的“第八届冰心散文奖”颁奖典礼在“三苏故里”眉山落下帷幕,达州籍作家蒋兴强的《远去的野渡》获单篇奖。这是达州首次摘得全国散文类最高专项奖,也是他继2015年以《老家那盘青石碾》斩获“第二届·中国散文佳作”特等奖之后的又一大奖。6月28日上午,记者与蒋兴强老师相约,探知他创作背后更多的故事。



蒋兴强(左一)在颁奖典礼上

记者:散文中“小说”、小说中有“散文”,经您这么一讲,倒还真有点意思,您不妨就以您获奖的那几篇散文来为我们做更深入的解读和阐述。

蒋兴强:好的。比如,我曾经获得“第二届·中国散文佳作”特等奖的《老家那盘青石碾》中的这段文字:“据母亲讲,她刚生下我才十天,爷爷就按捺不住激动,趁过年的喜庆日子,一早安好硬架套上牛,脱下他的长衫把我包上,以一只装了几片腊肉的土碗伴着我,让牛搭着我拉着碌碾走了足足6圈,说是给我开了个六六顺的‘大荤’。中午团年,爷爷又用他的长衫裹着,把我抱起‘扑在上席’,让我开始享受一家之主的至尊地位。意思是告慰祖先,家里添了‘香火’……”;再比如这次获得“第八届冰心散文奖”的《远去的野渡》:“清晨,还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,若依稀听到两声轻唤:‘过河,过河!’缓缓地,必定有一个软绵绵的声音:‘大河吗小河?’这多半是赶早场或去亲戚家帮忙的人;早饭,听到有人大叫:‘过河——!过河哟——!’则大多有二三邻居同行,要去街上卖了鸡蛋鸭蛋称盐打油,待到中午时分,几个人才一路说说笑笑手提肩扛,背着背篋挑着担回去,里面装的是儿女眼里的阳光、老婆心头的日子;夜深人静,忽闻悬崖上连声高喊:‘过河,过河!过河!过河地——!’这时候,多半是家里有急事,应答也不同:‘来了!’接着就响起短促、有力的划桨声……”这种叙写,如果平时不爱看小说和没有写过小说的散文家,可能会认为这样的文字太“土”,没有散文的“诗意”,可我觉得“诗意”的落脚点应该在“意”,如果偶尔一点文字有别致的“意”和较强的画面感点缀,就会给散文平添几分艺术活力。

事实上被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冰心的散文《腊八粥》《樱花赞》,来自清的散文《背影》里就有类似的经典描写。(说着,蒋老师翻开一本读物)你看,大家熟悉的《背影》:“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黑布大马褂,深青布棉袍,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,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,要爬上那边月台,就不容易了。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向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。”

轻读时代考作家,碎片泛滥问良知

记者:有人说写作态度事关作品的灵魂和生命。在人人都是写手、微博微信网站多得无法计数、碎片文章泛滥成灾的今天,我却看到了文坛上太多的急功近利。一些新生代的作家和写手喜欢轻易的否定生活(脱离现实的生活),进行妄断和臆想,用另类的思维搅动语言的秩序,反而还能博得不少人的眼球。对此,您怎么看?

蒋兴强:这个问题,说起来就会触及某些人的神经。出于良知和对社会的风气、文字的神圣出发,我只谈个人看法!

走进作家队伍,与林林总总的人深层次一接触,说实话,有为数不少的作家与我从小想象的才德、仰望的称谓和梦寐以求的职业是有很大的差距的,让人失望的。

总觉得,一个作家应该有独立的思想 and 人格,应该是精神、灵魂的守卫者和倡导者。尤其在物化的当下,写乡土题材的也好,写畅销时髦的“浅现代”也罢,更需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一支干净的笔,才能写出有生命的文字。当然,花拳绣腿、投机取巧,可能会引起世人一时的好奇,但一放下读本就会被遗忘,即或以特殊手段炒得沸沸扬扬,终究也会被历史淘汰。可现状是,有些人在清醒地犯着创作大忌,乐意被纷繁的社会和五彩的现实迷惑,总爱跟风附庸,把难得的一份天赋和好好的一支笔给“绑架”,走上浮躁、虚荣的不归路。结果,貌似名声大作品好发了,获奖容易了,可能有不少人站在他面前敬酒却和读者一样早就不喜欢他了。原因就是,本质变了,没把精力、时间放在构写上,没有把良知渗透到文字里,只是昧着良心在写,为了名利而写。

身为职业媒体人,我吃的是新闻饭,也有迫不得已的时候,但只要一涉及艺术,我是极为严肃的神圣的——这,包括我的每一部中篇、长篇小说,每一篇散文,可以负责任地说,我的每篇文字的底色是干净的,是有良知的。这就是这些年来,我从不承担任何有悖性“散文”、功利性“小说”的真正原因。就拿《远去的野渡》(老家那盘青石碾)来说,如果把它看成是茶余饭后的回忆、游山玩水的消遣、风花雪月的浪漫,那就真正错得离谱。前者获“2017年度四川省副刊二等奖”和“第八届冰心散文奖”,先后被《四川文学》等四五家杂志全文刊载,绝非偶然;后者10多家纸媒转发,无一家不是在刊物头条或经典栏目,接着获“第二届·中国散文佳作”特等奖,也绝非运气,我相信读者会自会读出一走心来的东西。

文无止境,所以,这次获奖,并不能说明我的散文就写得很好,但我在创作时会一直秉承一个信念:文字要想弥久留香,得靠十分的真才才行;你若假了一分,那不好意思,你若假来它更假。

远去的野渡

□蒋兴强

(一)

野渡,顾名思义,野外、偏远,人迹稀少的渡口。离老家一里地,也有这样一个渡口。一条宽约两百米,常年清澈见底、不枯不竭的小溪,从西向东流入大河;一条宽有千余米、波澜壮阔的大河直奔小溪而来,二水合一,“霍”地一个拐弯,迤迤而去……

经年累月后,在那两水相汇处,便水冲浪淘出三个隔河相望的码头,其名也随了附近一座古刹而称“观音渡”。

观音渡,位于渠江流域中下游。岸边,常常停着一只芦篷篷小木船,一对桅子静静地横搁在云水间,映出悠悠的影子,像蜻蜓的翅膀……

清晨,还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,若依稀听到两声轻唤:“过河,过河!”缓缓地,必定有一个软绵绵的声音:“大河吗小河?”这多半是赶早场或去亲戚家帮忙的人;早饭,听到有人大叫:“过河——!过河哟——!”则大多有二三邻居同行,要去街上卖了鸡蛋鸭蛋称盐打油,待到中午时分,几个人才一路说说笑笑手提肩扛,背着背篋挑着担回去,里面装的是儿女眼里的阳光、老婆心头的日子;夜深人静,忽闻悬崖上连声高喊:“过河,过河!过河地——!”这时候,多半是家里有急事,应答也不同:‘来了!’接着就响起短促、有力的划桨声;洪雨天,急着去请医生,或抬着病人去抢救的,病人家会喊上两个水性好、善推船的壮年邻居协助摆渡,在船头添加两把桅子,先把船拉到上游岸边,将船头猛地将对岸一撑,三人“嗨哟嗨哟”喊着节拍,那“嗨哟嗨”的划水声、身子前倾的身形、前弓后直的步式,船在一泄千里的激流中,始终不渝直指对岸,如梭般的船一靠岸,往往正好是医生家门前;也有连喊数声不见回应的,一般是前边有人背的挑的太多,不想登悬崖绕山路,叫船送到五龙桥弯里去了,过河的人会朝岸边或正在撒网的渔船求助。对年龄长的说:“万老汉,来推一下哟!”“彭老汉,来帮一下忙哦!”对年轻小点的直呼小名:“张牛儿!”“黄狗儿!”“李二娃”。对方见是熟人,才放下手上的鱼网,摇起形如柳叶儿、比渡船快一倍的小船来,把你送到对岸。摆渡的人,平常二分时,给三分;五分,给七分。下次遇着渡船若是,只要你一喊,对方二话不说,放下手中的鱼网划过来。若是贫困家庭,给上一个鸡蛋半把小菜,不管是渔船还是渡船主人,都客客气气,唉,手上紧就算了,还送啥子东西哟!有人没钱或忘了带,也会一笑之,好,下次补上,慢走慢走啊……真的下次忘了,摆渡的人也不再问,压根儿像没这事。

水上的人,凭水为路,吃的是一口义气饭,谁都不会鸡肠小肚。

倘若碰上谁家小孩溺水、两口子吵嘴寻短,无论是谁摆渡,都得以最快速度划去,俯身一拉,或一根竹竿伸去。如对方已沉入水里,摆渡的不是男人还是女人,水性都十出色,衣服一脱,一个小子钻下去,短的五三分钟,长的七八分钟,十多分钟,才从远处“嗨”地冒出水面。被救的家人,送来一篮鸡蛋,或提来两瓶白酒,以示感谢;也有路途隔得远,连一把面条半碗米也没送的。但摆渡人再见到有人落水,即便是曾经骂过仗打过的冤家,也会义无反顾地跳下去,把对方救起来……

八十年代末,上游连续几天下着暴雨,河上涨起百年不遇的洪水。上午,满村男女老少四五百人都在码头边的油水沱捞柴(那时缺柴和煤)。有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和他一家老少,不到10点,也和邻居一样,身后已搭起小山般大一堆油菜秆、麦秸、木棒之类的“水涝柴”,还有不少新崭崭的方木和圆木。这大多是男人游出去“捡”回来的。哪知,小伙第三次游出去回来时,“路”被杂草阻隔。眼见小伙离岸越来越远,即将被洪水卷走。任小伙的妻子、父母和岸上男女老少如溺水般向河中哭喊:“贾家长,快救人拉!快救他一下呀!”贾某却视而不见,继续捞着方木。此时,同样在捞柴的一只小渔船见状,立马划了过去。划船的姓廖,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。小伙被冲了七八里,渔船仍然紧追不舍;当小伙被漩涡拉溺第八次浮上来,渔船才终于靠近,把小伙救了上来。从此,男孩一家人敬仰,码头两岸也看清了贾某的德行。

(二)

别看捞柴的人不少,其实,观音渡是个小码头,加之多了两弯悬崖,一条小河,常年还冷冷清清。只因上游南江、通江和宣汉,达县一船船木耳、黄花、黄连、天麻等山货运往朝天门,汉口、黄浦江码头,需从这经过,然后逆水运回煤油、盐巴、布匹等日用品,也得从这返回,大家才知道这个码头。

常言道:“跑长途船的人,命若浮萍”。当年渠江、嘉陵江、长江,少有闸坝,一路险滩几十、石礁千上;仅观音渡附近就有浪八滩、金锣滩、凉滩和切马(青蛙)石、鲤鱼石、鹞子石等。特别是掌舵的后家长、摇橹的前家长,岸上的首尾两名老纤夫,对沿河两岸的水深水浅,哪里水下有暗礁、下几寸几尺,哪里是洄水、漩水,是倒流、泄流,岸上哪座房子是张家院子、李家院子,谁义气谁吝啬,一清二楚。如在洪水天,顺流行船放筏、一日千里者,十之八九是有钱人请的高人掌舵,连船上一个小工,也艺高人胆大,水深水降,河道详情,了如指掌。外舵内舵,不敢有丝毫犹豫;满舵半舵,板分寸;急舵缓舵,全在把握。很多地方,都能听到擦礁而过的“嘎嘎”轻响,那是至高的境界,又是危险的信号……

据爷爷讲,解放初期,他帮人放货到武汉,时逢顺风顺帆,一路六尺宽、二丈九尺六高的帆船满载高挂,连六把桅子也歇凉作了“翅膀”(左右对称横搁),只七天四夜(滩陡礁多段不能夜行)就到汉口。卸了货,半船布匹一装,在返回过滩,上最陡、水最急一段时,岸上拉纤的四人,脚蹬手扒,弓成大虾,正一寸一寸过“门坎水”,突然一道鼓水涌来,船身向外一泄,被礁石拦腰折断,爷爷在船头撑竿,一下被卷入急流。老家常见状,顺手扔给爷爷一把桅子,爷爷借桅子浮着,一路避礁游过七八百米险滩,方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,而老家两手空空,却被暗礁撞穿溺亡。爷爷和同伴在码头讨下纸烛香钱,就地简葬了老家长,穿着讨来的破衣烂裤,一路要饭步行了十三天,才回到观音渡……

而平时,头晚在上游三汇、土溪、临巴和下游鲜渡、琅琊、肖溪连路泊宿的船只,每到鸡叫二遍,才开始从这里陆陆续续经过。从早饭到夜饭之间,木筏竹筏、渔船货船络绎不绝,四季船帆点点,行船的号子声、打鱼吆老鸹(读“w”)的“梆梆”声,划桨的“叽嘎”声,不时从远处传来。有时深夜、凌晨也有渔船驱老鸹下河的敲击声,赶路船划桨的水响……

每当此刻,难免就会想到码头,想起他们:一个烂烟罐,敲出一个小缺口,那就是进柴、做饭的灶;无论是一人的小船,或是十多人的大船,炒菜做饭,都靠这个“宝贝”;加上河风大,常常是菜没煮熟已冷,船工们不得不蹲成圈,围着灶火吃饭;一日三餐,手上端的饭菜是冷的、灶边搁的菜已凉了,锅里的菜热气腾腾还没熟;上四五人的船,吃面条,因灶远不及坡上人家的大,还得分批煮分批吃;开工也不一样,上水船,除留一个手掌舵,桅工都得上岸拉纤去,只有下水,才纷纷上船划桨;四五把桅,是数十吨吨的中型货船;六七把桅,属载三十、四十吨的大船;船越大,走得越慢。它们不亢不卑、不急不缓,像山野青石路上的蜗牛……

小时有点好奇,就会问爷爷,上游的河流、码头是啥情景?下游的街道、城市又怎样?这些人的家在哪里?除了个别船上有个女人在弯着腰煮饭,其他人都没老婆儿女吗?有,是上游还是下游?回去是否还从这条河返回?很多时候,爷爷也说不清。有时又想,不是说条条河流通大海吗?他们会不会这样一直划下去,划到外省,划到大海?那得多久?

(三)

到了八九岁,我们也“复杂”点了,年年会趁着正月十五晚上,两岸有“偷青”的风俗,跟着哥哥姐姐或邻家孩子,背着个小背篋悄悄跑到岸边和岩上菜地里去“偷”人家小菜,比如“偷”些青菜、嫩豌豆尖回来,晚上一家人下碗豆尖面吃,第二天还有炒青菜下饭,主人家知道这是风俗,也不得生气,只会大声说两句:“谁家娃儿呢,昨晚把我家青菜、嫩豌豆尖‘偷’得不少啊”;到十一二岁,热天,晚上屋里热得像蒸笼,蚊子密布,一把扇子摇个不停,这浑身被打起疙瘩,大人会带上我们,去“嘴嘴”(伸向河心的山崖)上歇凉,大河风、小河风都汇聚在这里,通宵凉风习习,没一个蚊子,附近的男人都带着大一点的孩子在这里,一觉睡到天大亮,满身的凉爽;进入初中,随着诗歌知识的增多,一面对浩浩荡荡而去的流水,偶尔还会豪情满怀,背一首苏轼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: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,人道是,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……”若发现平时,有女孩对自己特别,则会想到月下夜,远方那个女孩是否也在想念自己,咏诵的诗词也变了一比如李之仪的《卜算子·我住长江头》:“我住长江头,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长江水……”

此时,我们才发现,自己已一四四五的头,手臂腿脚都有了疙瘩肉。游泳小学,我去连续三四趟不停歇,七八不痒;比寨扎猛子,三四个小伙在小河边站成排,箭一般扑下,七八分钟不见人影,岸上的小伙伴会故意幸灾乐祸地叫喊:“哦霍,哦霍!人呢?”期待中,几个小伙才相继从水里“嗨哟嗨”冒出水面,有的还顶着一头稀泥,倏地,随着一个个小漩涡,又都无影无踪消失在水下,一会,有人还奇诡般举着一条鱼浮上来;这个阶段,水性好的伙伴,对一百多米宽的大河,可轻松游个来回,有时看到长途船路过或渡船送人已到大河中央,只一声吆喝,就以最快的速度猛扑狂追,几分钟到了船后边,吊在后舵上,手脚处于静止状态,任幽幽的凉在脚下轻拂,一家人生出几分志趣,这时,外地的长途船会笑着吼道:“扯到啥子,邦稳重!”本地的过路船或摆渡船,则会笑骂道:“小心舵(壅)落哟!”实际是提醒,小心抽筋,莫天冲

地冲,伙伴们“嘎嘎”一阵大笑,才纷纷放手,转身连扒带蹬,还故意把屁股翘得老高,显示出出色的水性,几把水就先赶回到了岸边;也有胆量小、水性差点的伙伴,会把自家的大牛牵下河,骑在牛背上,牛背几乎全被淹没,水面只剩一截牛脖子和半截裸身,还耀武扬威像唐僧骑着白龙马不慌不忙的游向对岸……

后来投身社会,随着尘世的浸淫,牵绊太多,我总喜欢一人去走走。工作压力太大,兀自漫步到悬崖边,点上支烟,望着码头出神,让心绪随着河水走,静静地看青秀的山野、雪白的云朵、清澈的河水,不知不觉,心底、眼前也明亮多了,虽然很多时候,一时不会发现真谛,但河水似已给出明确答案;写作出现瓶颈,看着浩浩荡荡、桀骜不驯的河水,遇到山峰,一个华丽拐弯,到了巨石前,撞出一片碎石,当绕着走,不得多走半步,该直行,不会犹豫半分,原来,它本身就是三分灵气七分诗情;时遇小人使坏、沾名夺利、待遇不公,连续几天,我会在夜饭后,来到河边走一走,然后,选个没人发现的僻静处,像十七八岁那阵,绷腿腿,压压腿,打几套拳,再练几遍硬气功,到极限地憋一口气卧撑,一通汗水流过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星星在河里闪烁,月亮在缓缓行走,也恍惚看到了黎明;与家人闹了矛盾,我常常爱在夜深人静,披衣而出,端上一杯清茶,兀自来到崖壁边,选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坝慢慢坐下,想啥就啥,爷爷去河对岸姑妈家“赶脚”(大人走亲戚家,小孩嘴馋,缠着要去)弄得满身都是稀泥,有次一小孩骂我,我免水过去把他家南瓜削个窟窿还撒了泡尿进去,回味母亲一听到别人问及我的学习,那满脸的骄傲和干活的利索,还有文盲父亲少言寡语,都像牛一样受得累,比文人都心细,想一帮姐妹们不甘示弱,却在黑暗中努力,有时也会想到初恋,和老婆对这个家的默默付出,孩子三岁多就能写日记……

待情绪平复些了,再看脚下,静静的河水依旧一日水相隔,无言的大河还是那么宽广,摆渡的人,虽是小如河势、渺小河,但渡船却如时光,无论走得急与缓,都会留下时间的波纹……

(四)

河水汤汤,岁月悠悠。到九十年代末,观音渡码头乌枪换炮了,芦篷篷的小木船换成机动船,只要对岸来上二三人,渡船就“突突”地开过去。如稍等久了或急着赶路,摆渡的人也会为你一人起车开渡。费用还是一样,小河一元,大河两元。只是给不起过河钱的人没有了,送危重病人还是在送,救溺水者的事,照样义不容辞。不过,酬谢有了微妙变化。过去不讨价还价,给多少收多少;渐渐地,不同年份有不同标准。前者由过去的三五元,变成了十元八元,少了点不高兴;后者也从一句感激的话语,或一只公鸡,变成几十元、几百元,有时还喊你“添点”。但大的风俗没变,摆渡人骨子里的质朴、义气、善良还在。遇上结婚的喜事,摆渡的人会把船停在离岸边一两米远的地方,有意不把跳板搭上岸来。当地人知道,那是摆渡人取乐一耍喜钱。只要新郎新娘多给上三元五元,摆渡的人就“嗨”地一下把跳板推过来,吉言相迎:“稳搭金跳板,上走新郎官。今天娶新娘,明个胖儿添。”

一晃过去十多年,时值初春回老家,却发现因乡村公路四通八达,昔日的渡船改成大船运沙石去了,说每天收入几百上千元,而摆渡则由渔船兼着,三天五天才有一两个人过河。小河十元、大河十五元,先收钱后开渡,已是十多年的“行规”。送病人一类的事,都请小车了。河边落水寻短的人也少了,即或遇到,不是关系特别好的邻居或自家,渔船会装着没有看见。除非给上一两千元,否则谁都不会主动施救。逢有送人运货到家门口的,熟人,少几元钱,是给个面子,其他都按里程收费,再没了“邻里邻居,给路不给没关系”的客套……

细细一想,邻居变了,河岸也变了。上游破破烂烂、黑不溜秋的房子,变成了一幢幢体闲式的花园小区;原来参差不齐、港弯喇叭的河床,顺河而弯地修起了水泥护坎,不锈钢栏杆反射着华丽的光亮;抬头望去,山是熟悉的山,河是旧时的河,两边连绵十里的油菜花,满山遍野的麦苗和偶尔可见几头水牛啃草、一群鸡鸭啄食的景象,不见了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清冷的山寨、荒芜的田野;当年我们“偷”青菜、豌豆尖、嫩的坡地、河坎,和夏夜歌凉的“嘴嘴”,早已离蓬丛生,无路可去;静寂的观音渡,还是宽宽坦坦,却没有了货船来往,缺少了渔歌声……

野渡,故乡的野渡,在眼前一片模糊,远远忆恍如隔世。

